

說部叢書第三集第二十二編

銅園雪恨錄

下冊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新教育
譯小說
苦兒流浪記

三册

此書原著者為法國文

為吳縣包公毅先生別

噪海外所有譯著一經出版

碑先生既譯是書自謂其原

生所譯之塊肉餘生述

校少年諸子人格修養上良

均有譯本世界流行可達

價值可以想見况復經包先

寫痛苦之事情曲曲傳

者與其視為小說毋寧視為文學

中華民國五年十月初版

(銅圖雪恨錄二册)

(每部定價大洋伍角)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原 著 者 法 國 余 增 史

譯 述 者 雙 石 軒

發 行 者 商 務 印 書 館

印 刷 所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

總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

分 售 處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

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長春龍江濟南

青島太原開封洛陽西安南京杭州蕪湖

漢口武昌長沙重慶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福州廈門

廣州潮州汕頭澳門香港桂林梧州

★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★

銅園雪恨錄下冊

第十章

亭斯駘出廳事問僕人曰。警吏何在。曰。在樓下小齋中。曰。爾往告之。少待我卽至也。僕去後。郡主引侯爵入別室。疾言曰。嫺德庵盡知之矣。將何術以處之。嬰寧尼曰。我心殊無主。曰。然則此着敗矣。曰。無已。其煩柏連年乎。曰。卽於今日耶。未免過速。曰。少延兩時。卽恐太晚。嫺德庵且往見司蒙兩女矣。曰。柏連年必不能勿遽從事。非久久豫備。不爲功也。曰。無論如何。促柏連年從速行之。曰。今以何術告柏連年。衆人方在。驛坊共聞之。曰。我作數字命僕遞入。人將以爲外間求診之書。必不疑也。曰。甚善。其速行之。嬰寧疾書數字。隨亭斯駘下樓而去。嫺德庵聞警吏之來也。心疑其與鴉容書有關。乃呼柏連年曰。先生來。我有一言奉告。柏連年方與台浦聞話。聞喚卽隨嫺德庵。嫺德庵引醫士至窗前。距台浦坐次甚遠。乃密語曰。頃者衆人交訴我。先

生尙爲我小留餘地。甚感大德。先生不嘗言與我爲友。有事必助我乎。曰。然也。請女郎告我以事。我唯力是視。曰。先生與某部大臣有素。能爲我一說情否。柏連年駭曰。女郎何事。乃有求於大臣。言次。僕入。以小柬呈醫士。曰。外間有人以此字命呈先生。云有要事也。僕言畢自去。嫺德庵曰。能者多勞。人不允先生有一隙暇也。柏連年認來函爲嬰寧尼手筆。已驚訝不已。更聞嫺德庵之言。愈覺內愧。乃囁嚅言曰。姑娘允我先讀此書乎。嫺德庵點首示可。來書僅數語。柏連年一讀卽盡。聳肩自語曰。卽於今日乎。是焉能。彼其狂乎。嫺德庵曰。殆一病人求援於先生也。先生幸勿却之。柏連年曰。一病人所望過奢。我力不能及。今且先言女郎所求於大臣之事。曰。有一人與我素昧生平。然我確信其爲良士。此人非他。卽引司蒙兩女回國之老兵之子也。曰。姑娘從何識之。嫺德庵因告以鴉客雲如何攜狗來還。次日如何求援。言未終。而亭斯駘與嬰寧尼入室。嬰寧尼注視醫士。醫士微搖首。示不能狀。亭斯駘面有得意之色。揚聲言曰。諸君盍就坐。老身尙有一至奇新聞奉告。事蓋有關於此女也。嫺德庵

聞其叔母語氣。心滋不悅。乃近案告醫士曰。我且先行。請先生卽來吾寓。言畢。就榻取冠。亭斯駘呼之曰。姑娘何爲。曰。叔母所欲告我者。已聞命矣。而我之志願。亦盡陳於叔母之前。似無餘言。可以去矣。亭斯駘奮身止其姪女去路曰。爾欲逃耶。爾有所懾耶。嫺德庵擲冠於几。復就坐曰。雖叔母所言。令人不耐。今旣誣我爲畏怯。我何敢去。請詳言之。當傾耳靜聽也。亭斯駘曰。我見巡長時。渠先謝來此騷擾之罪。實因奉公不得已而然。我問其所因何事。渠云。一通緝在案之人。匿在園中小軒。如允其搜查。實爲公便。我無以拒之。因命其動手。我親往監視。巡長先審問諸女傭。渠等以未嘗見一外人入室爲對。嗣遍搜諸室。均無所見。我等方欲退出。克胡巴見廳事西北隅之壁衣。微有裂痕。卽而視之。似有假門在焉。諸警吏乃羣集是處。細索暗鍵。無何手觸開闔之機。門訇然啓。斗室內一男子匿焉。諸君試思之。此非我家從來未有之奇辱耶。柏連年曰。是爲鼠竊之輩。無可疑矣。台浦冷笑曰。似此小竊。當屬豪富美麗之少年。亭斯駘曰。君誤矣。姑娘眼孔尙不若是之高。姑娘蓋倡平等之說。與下流社

會至爲有緣。室中所匿之人。乃一作苦之工人也。嫻德庵作鄙夷狀曰。已矣。叔母勿以謬言污我。我自信所行之事。悉本於悲憫之善心。今亦不必深辯。但問叔母。此忠實之勞勩者。竟捉將官裏去乎。亭斯駘曰。是何待言。彼爲十數人押解以去。姑娘聞之。得毋傷心乎。嫻德庵不答。取冠加首。問柏連年曰。嚮者我丐先生轉達於某部大臣之事。先生其許我乎。曰。當不辭勞。曰。先生之車。候於門外乎。柏連年驚曰。女郎意欲何爲。曰。煩先生逕引我往見大臣。有先生爲介。想大臣必能詳聽吾言也。亭斯駘曰。姑娘不待吾命。竟敢如此妄爲。殊屬謬戾。嬰寧聞嫻德庵問柏連年之車。私心自喜。以目視柏連年。柏連年微動其脣。以示允意。嬰寧尼乃正色告亭斯駘曰。有醫士先生在旁護視。似可放姑娘外出矣。言至護視二字。故揚其音。亭斯駘環顧嬰寧尼及柏連年醫士。忽有所悟。然不欲旋拒旋允。妨其姪女生疑。乃矯作不豫之色。曰。雖醫士爲我家素所信賴。託以姑娘。自無大礙。然今日爲老身約束姪女之發端。斷不能任他人說情。以梗吾命。柏連年亦矯作忿然曰。我與嫻德庵往來十餘載。未嘗

不訓以義方。今姑娘命我引見某大臣。似屬光明磊落之事。何勞郡主斷斷。與鄙人爭曲直也。嫺德庵聞言。私自感激。與柏連年握手曰。此行乃一善舉。我斷不至有非分之舉動。以貽累先生。亭斯駘乃向柏連年曰。老身不善於詞令。因訓誨家人之故。竟開罪於先生。幸先生恕之。問嫺德庵曰。爾既犯此大過。尙敢抗吾命而自由行動否。嫺德庵曰。我兩人不能復合矣。亭斯駘曰。諸君在此爲證。姑娘剛愎如此。老身亦無如之何。後日辱及家門。當非老身不善教誨之罪。今且待彼歸家後再議可也。嫺德庵隨醫士出門登車。醫士與御者小作耳語。嫺德庵不覺。及御者攬轡將行。柏連年故揚聲曰。驅車往大臣之宅。從旁門入可也。時暝色漸合。路中已燃燈。嫺德庵在車中默默無言。時引巾拭淚。柏連年詫曰。曩者女郎倔強不撓。今亦學兒女子啼泣耶。曰。先生乃吾友。在先生前。不妨恣哭以洩吾氣。若對吾叔母。我斷不落一淚。以示怯弱。先生言我倔強不撓。我亦尋常女子耳。安能倔強。特善忍人之所不能忍者。然我心實蓄無窮感愴。我叔母在我所最嫉視諸人之前。肆口謾罵。竟不爲弱女留一

餘地。我未嘗開罪於叔母。不過欲離我家齷齪之區。求一片乾淨地。平安度日。而叔母竟誣我以曖昧之事。彼少年時。穢行狼籍。醜聲遍閭里。遂以爲天下女子。盡如彼之不端耶。言畢復引巾拭淚。柏連年慰之曰。女郎勿哭。已往之事。今勿重提。嫺德庵曰。叔母言將從嚴束縛我。彼用何術。君知之否。曰。第虛言恫嚇耳。未必有術也。今請女郎拭淚。勿以淚眼見大臣。殊失敬意。曰。所求可得允否。曰。動以至誠。或可有濟。此工人所犯甚微。更易爲力。嫺德庵不明外事。一切法律拘放之規例。懵然罔覺。以柏連年之言爲可信。而鵲客雲且卽時省釋。喜曰。少間我往迎司蒙兩女時。有以慰鵲客雲之老母矣。曰。女郎或可立攜鵲客雲往見其母。但官僚有一惡習。喜人尊崇之。女郎見大臣時。不可僅稱先生二字。當稱之爲大臣先生。曰。細事耳。卽稱之爲大人可也。嫺德庵向車門探望曰。噫。此路何黑暗乃爾。何雪之大風之烈耶。吾儕頃已行至何處。柏連年曰。女郎不識此地耶。此卽聖茜明之區也。曰。我意已離聖茜明多時矣。乃尙未耶。柏連年亦探首外望曰。尙在是區。想馭者爲雪花迷眼。或至失道。故遲

遲耳。柏連年自登車之時。卽欲問嫻德庵以一事。然不敢發自口。至是乃囁嚅言曰。我誠好事。欲有所問於女郎者。若女郎不便質言。卽可置吾問而不答。嫻德庵曰。請試言之。曰。當警吏將至之時。女郎對郡主言及遺產一節。而郡主失色。此中詳情。可得聞乎。曰。因吾叔母之變色。可決此遺產。非子虛烏有者。第叔母隱不我告耳。柏連年曰。我非好奇。必欲聞他人之事。或女郎因遺產之故。他日需吾相助。此時先知其源流。較有把握耳。嫻德庵曰。此事我初不知其詳。聞此至鉅之產。不久當入吾家。至應得產之人。近在何處。人數若干。都未深悉。第聞我家先世。因國王取消讎得斯之法令。流轉於他國。辛苦積蓄。以至今日。遂得茲億兆之財貨。柏連年曰。此產託何人經理。款存何處。曰。未之知也。曰。然則女郎以何術承受之。曰。不久當詳悉其中原委。曰。誰來告者。曰。恕我不能語君也。曰。似此歷年久遠之遺產。滄桑屢變。女郎又焉能決其至今尙存者。曰。此中詳情。甚爲奇異。暫時不能奉告。柏連年自思。嬰寧尼設計以困嫻德庵。當有謀財之意。嫻德庵所述之遺產。不盡子虛也。兩人在車中相對無

話。無何車循高垣行。垣上積雪成冰。入夜白光愈燦。車轉門見。馭者止其馬。下車叩門。柏連年告嫺德庵曰。吾儕至矣。門啟。馭者挽車入庭。柏連年先下車。以臂掖嫺德庵。兩人相將升階。柏連年曰。女郎手足震顫乎。嫺德庵曰。出門匆匆。未御外衣。覺寒甚矣。噫。此宅氣象愁慘。令人望之生畏。柏連年曰。此大臣之別墅也。大臣退公之暇。深惡塵囂。避居於僻地。今請女郎待於客室可乎。遂啓一室門。室中一几數座。陳設簡陋。當梁懸燈。其光閃閃。不能遍照一室。嫺德庵雖不疑柏連年之有詐。然不覺望門却步。柏連年已揣知其意。笑曰。女郎疑此間寒素。不類公卿之廣居乎。少焉。見此大臣。其狀態之寒酸。當與此室相稱。幸勿訝也。我往通報。爾其待之。嫺德庵入室後。中心震懾。亦不自知其何因。乃行近牆爐。爐中無火。爐口以鐵繩密蒙之。以手移榻。堅不可動。榻脚乃牢釘於地上。時計燭奴均一一嵌於几上。不能動移。嫺德庵大駭。坐待柏連年之來。經一小時。尙不見醫士返室。皇惑無主。忽聞巨聲發於樓上。如人顛於地。承塵灰屑。簌墜簌落。嫺德庵愈駭。急趨室門。思啓扉出。而門已反鍵。以手重

叩之。其聲木木然。板扉甚厚。而樓上忽有狂叫之聲。繼以呻吟聲。數人疾走聲。叱咤聲。若聚多人爭鬥於一室者。嫺德庵神魂震越。狂奔啓窗。窗外以鐵爲檻。人不得出。朔風雪花。紛紛入室。吹燈燈滅。侵衣衣溼。嫺德庵以手攀窗檻。高聲呼援。少焉兩壯碩之婦人。啓扉入室。年約四十以外。其一提燈。其一攜麈尾大布之衣隨之。兩人入室時。嫺德庵尙蜷伏窗次。以面外向。殊未覺也。婦人放燈於几。以手力按嫺德庵之肩。嫺德庵失聲號。返顧見人。心乃略定。問曰。柏連年醫士何往者。兩婦人笑而不答。嫺德庵復言曰。夫人幸答吾問。彼醫士引我至此。今何往耶。我卽欲見之。婦人曰。柏連年先生已去。嫺德庵駭曰。去耶。置我於此耶。是何言歟。沈思片晌。復言曰。請夫人爲我覓一車來。兩婦人聳肩言曰。已矣。已矣。勿多言。夜深當睡矣。嫺德庵張目曰。我睡於此耶。是真令人發癩矣。請問夫人此何地耶。兩婦人曰。此地乃人養身靜攝之所。凡居此者。不可憑窗高呼。及滅室中之燈。如女郎鬻者所爲。是大犯宅中之規則。嫺德庵環顧兩婦人。直視無語。久乃復言曰。吾悟矣。夫人等之拘我。殆非有意。或錯

認我爲他人也。夫人等識吾名乎。我姓赫尼。榜名嫺德庵。爲自由之身。爾等固無權力。錮我於此。其速往尋車。載我還家。若地僻夜深。必不得車者。以一人伴我同行。至巴比倫街。亭斯貽郡主之第。我當重酬此送行之人。及夫人等也。一婦曰。女郎言罄乎。對我絮絮。亦復奚益。一婦厲聲曰。女郎肯速安寢否。嫺德庵疾言曰。夫人等聽之。若允我去者。我當人酬二千佛郎。不足則十千二十千。或爾等所欲得之數。均可照給。我固甚富。願傾產之半。以求外出。我不樂居此。此間殊可怕也。斯時樓上又發厲聲。嫺德庵變色曰。天乎。此宅何爲者。乃時聞慘厲之聲也。婦人以蠶韌大布之衣。示嫺德庵曰。樓中之人。大類女郎之不肯寧靜居此。故以此衣衣之。嫺德庵見衣而悟。以手掩面曰。天乎。呼畢而暈。委身於地。兩婦人相顧曰。暈矣。此不足慮。吾儕且解其衣。置之床上。令其安寢。兩婦人乃坐守不去。次日九時。柏連年入室。仍面帶笑容。柔聲問曰。女郎近狀何似。夜睡安否。嫺德庵斯時坐於床沿。面色慘白。眼赤如火。筋脈債張。手足震戰。見柏連年。兩婦人外出。不覺畏懼與忿怒之心交迸。因思此醫士

陷我於阱。猶敢公然見我若無事者。可謂奸猾之尤者矣。一時竟不能覓一語以詰之。柏連年笑曰。女郎恨我之心。不言而喻。我此時亦不必急於自剖。後當有以白吾心。嫺德庵見柏連年尙作面欺語。一躍而起。行近門次。指門告柏連年曰。速爲我啓扉。柏連年曰。吾親愛之女郎聽之。爾當平心靜氣。以友視我。吾儕且有正事相商也。嫺德庵曰。我今日尙不能離此屋乎。曰。否。女郎面赤如火。瞠目直視。脈躍當得九十度。幸勿動氣以增病也。嫺德庵注視醫士。返身坐於床沿。柏連年微笑曰。女郎知趣。少安勿躁。嫺德庵強自容忍。故作蕭閒之態。問柏連年曰。誠如先生言。我當平心靜氣。相商正事。先生殆以我爲癩。幽之於瘋人院乎。曰。女郎聽之。無論如何。爾終有感謝鄙人之日。此時任女郎怨我恨我。視我爲匪徒。我亦不恤。我自信所行之事。均我之天職。於心無愧也。曰。然則先生乃大有造於吾身。曰。我爲女郎之友。事有益於女郎者。無不樂爲之。曰。爾面欺之罪。更重於設計陷我者。試問誣我爲瘋。我之仇人。以若干金酬爾也。柏連年慍曰。姑娘何言。嫺德庵曰。我富有貲財。當倍吾仇所與之數。

以奉先生友誼上亦應爾也。柏連年強自鎮攝。神色不動。徐言曰。守爾之婦人云。女郎曾許賂以重金。曰。以先生之地位學識。自不能與昨夜之婦人比。所需幾何。要不妨明告。曰。守爾之婦人云。女郎曾以言詞恫嚇。鄙人固不畏女郎後日之報復也。曰。爾不畏耶。我身若得復見天日。豈不能將爾禁錮平民。及與亭斯駘朋比爲奸之罪。訴之於法耶。曰。女郎容我一言。女郎若長日思索後此報復之術。徒費心力。於病體大有所損。今請明告女郎曰。女郎今後不能卽離此屋。亦不得與外人互通消息。此間供役往來之人。均爲鄙人之所最信任者。後此女郎如何訴訟報復。均不能損及吾身。吾固有禁錮女郎之權也。曰。爾有此權乎。曰。無故何敢幽女郎於此。曰。有故乎。曰。其故多矣。倘女郎一旦訟鄙人於理。鄙人不得不直陳女郎習慣之奇異。費用之浩大。家中女傭妝束之妖冶。思供奉印度之王子。以十八歲之少女。欲孤身獨處。與男人同。存男子於密室。爲警吏所捕。諸如此類。不勝枚舉。且女郎昨日與郡主問答之詞。荒誕實甚。曾遣人在屏後按字錄之。可呈官相驗也。曰。昨日之問答乎。曰。然。所

以防將來之輻輳也。曰：然則愛好樂施貴自由平等。爲吾身之大病歟。先生倘欲愈此疾者。恐徒勞無功矣。曰：明知徒勞。不妨姑試。女郎已知鄙人之舉動。不悖於法。今請靜聽吾言可乎。曰：我旣癩矣。焉能靜聽。曰：癩猶未也。鄙人竭力爲女郎治病。或終不至於發狂。治之此其時矣。女郎幸勿瞠目視我。若不喻吾言者。須知鄙人何惡於女郎。強加女郎以有病之名。郡主仇視女郎。初與鄙人何與。卽謂此時鄙人妄徇郡主之意。困女郎於此。於吾身亦復何利。鄙人以女郎爲病。不自今日始矣。前此不嘗告誡女郎乎。女郎之思想。涉於虛幻。女郎之舉動。過於離奇。均屬險象。至於用計引女郎至此。固屬有罪。然不若是。女郎必不允來也。鄙人行所應行之職。但求有益於女郎者。任勞任怨。所不計矣。斯時門上小竇。有人竊窺。柏連年及嫻德庵均未之覺。嫻德庵聞醫士滔滔雄辯。反疑柏連年非有意陷己者。或誤以無病爲病耳。因告柏連年曰：以先生之學識。我固不敢面斥。先生得毋誤於診察吾身耶。曰：否。不誤也。今將更以逆耳之言。上瀆清聽。然苦口利於病。鍼灸之痛。盡人知之。而足以愈痼疾。請

爲女郎下鍼砭可乎。女郎請澄心思之。默憶前此之行爲。其亦有以異於尋常女子否。女郎常語我曰。有時想入非非。幾疑此身之不屬於世界。此固女郎之慧心靈性。超越凡流。故發爲微妙之思致。然過慧則空。過靈則幻。漸覺世間萬象。均成煩惱之媒。於是踽踽涼涼。流爲厭世。倘真成死灰槁木。不過虛度一生。尙於人無礙。否則笑啼間作。散髮佯狂。神經紊亂。非癲而何。嫻德庵以手撫額曰。天乎。吾甚懼也。柏連年續言曰。世間病狂之人。其始皆爲絕等聰明所誤。愚者則無是也。嫻德庵正色言曰。適間言語冒犯。幸恕吾罪。我此身已在先生權力之下。先生爲吾仇。或吾友乎。我不得而知之。先生或受人之託。設計陷我。或我身之病。誠如先生所言乎。先生當自明之。無論如何。我以此身託於先生。此後生死。惟先生是視。不復與先生辯難矣。柏連年心大感動。悔從中來。行近嫻德庵。與其握手。門外小竇。有人呼曰。柏連年先生。柏連年回首切齒言曰。霍坦誑我。嫻德庵問曰。誰呼君者。曰。有人約我同往聖馬利教院。院乃此宅之比鄰也。因面竇言曰。我永爲爾之良友。不敢相欺。今暫別矣。嫻德庵

與柏連年握手曰。敬謝先生。我當暫居於此。柏連年行後。嫺德庵自言曰。痢矣其然。豈其然乎。

第十一章

吾書當回紇卜丹家中事矣。法蘇斯不知其子之被拘入獄也。終夜坐待其返。至倦極思睡。乃席地和衣而臥。黎明即醒。急上樓。至其子房中。猶冀鴉客雲於破曉時返宅。斯時蠶絲蒲龍亦起而着衣。夏伯娃伏於爐次。雙眸炯炯。注視少主人。兩女夜來睡不成寐。見法蘇斯終夜盤旋室中。焦急不寧。聞梯際微有聲響。則傾耳以聽。時長跪於壁上所懸十字架之前。虔心祈禱。法蘇斯之禱。不特爲鴉客雲。且爲兩女也。蓋昨日晨興。法蘇斯命兩女祈禱。兩女答以不知如何措詞。法蘇斯乃告之以宗教之旨。及洗禮聖餐諸儀節。兩女瞠目驚訝。不喻法蘇斯之言。法蘇斯憂兩女之靈魂。將墜落於無間地獄。乃私發誓願。將竭力拯之。蠶絲蒲龍因法蘇斯夜來之愁慮。雖不明其故。中心亦覺悶損。少焉法蘇斯入室。容色慘淡。蠶絲失聲呼曰。天乎。夫人有何